明季北略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啟新疏三大病根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啟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啟新伏闕獻疏。其畧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號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㓜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

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
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發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
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
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
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尚文之一途即一途且分
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昉知前途
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寧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
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寧貪求者進士則又知天下
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慄戒

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問。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其道其矯其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致賢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尚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遷知推。便不思愛養。梃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

可爲與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
虐民剝民。顚倒民要挾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
蚩之氓。叩閽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
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
句無用。黨羽日盛。性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
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
夕。一叨鄉薦。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
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
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

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之日卽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于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

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當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罷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闖門持達之典故令啟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啟新既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此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為搢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于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漢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類之

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温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滋勿大臣即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于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顧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沽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

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捐心愧恨。有難彌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懲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詘。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即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尚可爲。即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

申救良久命項繫車塵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參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琛學士鄭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溝孔孟為杌檮繼饕餮桃李吳化鰓部民也參及撫按鄭華下上曰薦及朝紳如是而望朝廷之士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

七月元璐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妾曰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枒發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舁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塲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榜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兎

四月四川重慶府盩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兎上嫌其劇瑞瀆奏逐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

婦毋張氏何體仁與出疏道訴之後移獄刑部戍延綏。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叅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敘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之適大雷雨議謫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　大淸兵薄大同馬邑口四月二十又薄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

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即日往。上諭閣臣曰。內臣即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 大清兵深入 山西。初八己酉。間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不

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畧。戶部尚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啟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分初入。己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固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藎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鄖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 大清兵

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
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
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　大清兵
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却之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曆
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繼
被薦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選戶部山東司主
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

月　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壟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拔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専祠賜諡予祭造墳恤終之典無不備甚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

苦次良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贈忠節賜
祠額曰忠烈
寵典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沃烈
焰欲不俱盡得乎
敍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名進馬也敍京師城
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
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

錄囚至于　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叙功嗚呼朝廷賴之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天下事哉若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疏今日之禍實已已

醸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追。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撫。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巳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厲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𢭏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于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

下之小人立于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尚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客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榜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 十一月下右都御史唐世濟于獄以薦霍維

華也上以雖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

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尚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强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即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賛理兩臣宜令剿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為賊人竊笑乎況此數十百級何未知是賊是
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
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豈洞見軍
中積弊者至圖闖而餘自破誠搯賊須搗王之策
然闖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
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
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

奇勝釜魚阱獸賊旦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倣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忿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陜賊陷麟遊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濶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

庚十八日癸亥甘學濶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盩厔大破之。擒賊首闖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闕下磔于市。七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逆闖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既捎自成竄西川走出城十月初四日總
猶埡日等隔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羌攻廣元
逼宗朱廷一者時為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道
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毯
僧後聞維章遠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閿鄉上用經畧侍郎王
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鳩張踞嚙龍
出負嵎爲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

代之蓋道立劾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閣也上又憂賊未即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等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九德號雙泉揚州人性勤幹諳練兵機其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剿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噪躍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蹻捷如飛官兵用步卒屢之重趼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救將

王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鄖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衡王九台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六日掠祓潛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漸痊率兵三千駐鄖陵有楚紳某復貢精銳五百人嘗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師居大營夜間發火亦大小師居小營夜間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帥所

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功賊帥閱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即大張旗幟麾敢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薪草爇之光可燭天賊見火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畢摇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報功者良入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奄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盈九即分賚將士是夕追殺數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復擒殺甚

草間花地。及明。百姓逼索田園中。悉搜出斬之。凡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豔。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真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真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綠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恒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既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尻下既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

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亞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討文沖一股犇陳州沈邱。後艮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詈而誘之。艮玉怒追入[illegible]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艮玉將自刎。麾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艮玉遂與並馬塵搏。兵從之。戶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艮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艮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艮玉字崑山。遼陽

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鄢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于伉儷。訴兵掠其妻。良玉命諸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躭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既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既不以汝爲

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瞷生以囊。啟視之。乃頁王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釜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筆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三月。鄖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鄖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五、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徽糧六百石

盡為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為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鄖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鄖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鄖襄賊逞。罷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謨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寇應城。士民登陴分

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境不攻圍。百姓大曾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詈之。而賊如故。止圍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守城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開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愚嗜利爭取之。獻忠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遁者。遂長驅抵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

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
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
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雲夢
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日君等登城固守愼勿
喧譁。賊有所問我輩應荅。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
自衛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錢鉤或撥捎之。或擲
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
語云。鷙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應倩之死
直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靜以

待勤逸以待勞之意

宜城張氏烈婦詈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讀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逼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餽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衆中自念矛鋒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辱身而死寧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身前堅不去賊騎蜂擁

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婿貌都也捽順奪之。婿伸頸求
祈抗聲詈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髫無怖狀伏地抱
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
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䘏于朝。

劉大聲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
知州劉大聲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棚穴地填壕。
百道環攻。城上火礮交發。奪其雲梯燒之賊死者甚
衆。斂兵稍退擄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

盡斷其頭環樹柴植其跗而倒埋之。覆其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喑不鳴。城中皇懼覺斯命取民間圊牏。婦人溺器亦數百枚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犇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昇合諸路兵援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麾軍追之。逐北五十里屍相枕藉。漕撫朱大典遣將截之。斬六百餘級賊西向鳳陽犯園陵。大典與總兵楊御蕃列營。護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

癸亥賊陷懷遠大興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壁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 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王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曠可以藏兵遂至過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孫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

京本兵呂維祺遣士守備援之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攔截賊逃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益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陜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陜脅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遣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窩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以六月十四筆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礦以儲國用　息旨大赦之

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于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厲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 桐城人進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鎮距桐城三十餘里被圍于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請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縋入出書曰楊且日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賊圍而士

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兵巡諸紳議事旣至即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即解圍去可法得免旣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敘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即令桐城冠大以綃塞後座高翹足而外觀者莫易之久之側冠而出隸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

謂吾蚕即從今日蚕始投繭于地衆皆之遂長慟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　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鍵奏南陽府饑有母烹其女者　六月初三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烹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爇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實人子也日不省詩書而有至性天啟四年母李病亮籲天乞以身代鑿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賻贈卻不受。墓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壤爲塲。苫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瞶瞽。流賊過其廬。爇火數四。烟息不燃。賊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卜曰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

書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甚幾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易捨捨將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是以論孝子矣。

大淸朝改元

大淸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 大淸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少老人也陳爲著姓所謂張生士栢

天而貧士柏之兄士松柰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嫗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糾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備奴也佯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哭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君聞于令令謬謂

男稽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繫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則竟不自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愬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怪之合視之則剸刃于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譽卿露緘致得史書爲烈婦暴冤且

日不瞑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監
余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于朝罪狀令合不一
月縊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
為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
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
昆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覩其紉衣佩刃甯
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為雖豪傑猶難之

況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訌也聞獄者杜法猶囑誣以姦情齒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向堦前一席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負天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謫者囑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誅者度祖宗必日夕拜疏以昔日理輸之手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此等一[illegible]之姦多方為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

罪了局則烈婦含冤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況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參或流罰長突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刎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弟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已輒敢露械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畧卷之十二終

明季北畧卷之十三

錫山計六奇用賓編輯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提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與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嗚冤無地宦僕豪奴滿于道路溲溺何

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
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亡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
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揑造款曹和溫
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
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欵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
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尚
書鄭三俊審出眞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
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同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牖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

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人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妻採交章訟冤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齋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畧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珙號三蘭浙江上虞人天啟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丞卒于家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千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睭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四出而掊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

倘赦其前愆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

輔成君道光在相臣今此曹彼顧結黨狥私又何怪

水旱盗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黄道

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請刑獄而

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强會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懌

切責之

楊光先叅陳啟新

四月新安衛千戸楊光先疏叅陳啟新并及温體仁

舁櫬自隨謂啟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啟新爲傅說乃鄙夫既得患失心生稱蓋利害口與言違正世俗所謂說真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啟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中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啟新未結之局皆啟新分內之事如啟新不知弊源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淳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啟新本大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啟

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
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至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
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
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并貪其一
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
而敢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敢新罪不容
于死矣至若首輔温體仁原與敢新不同治國平天
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
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綱

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于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瞑眩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覥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啓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叅啓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啓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逍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訐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苟且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底私黨排異已與舉朝為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部寧前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壐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閹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況人臣苟知報君何論內外內臣既微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報我皇上者不必總總過討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二級調

責臣罪已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上諭責臣罪已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私徵幾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値或驛路詭名轎擡或差派則責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遂心則敲朴任意苞苴旣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眞

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加勳戚不知厭足縱令貪横于京畿鄉官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頼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衍釁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過已深所以挽回不易都着洗滌肺肝共竭悃款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尚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

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

史可法號道鄰河南　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即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耤田大閱

祫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詳崇禎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聚舊例二祖至今無有也以事殊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念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于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指點但內外城腳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値僱其侍立廝役無人貨幣無人各衙衕閒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

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陰蕭松稚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値醬色綿紗深衣一襲尚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衣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蹌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纍計臣二八于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廉

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尚書陸問禮之從僕以我

政體宜驕乘其僕佩犢所一斜奉椎死僕臣陛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即有脩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于外。亂亡之兆。已于此見矣。

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宮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

憫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
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
謙益鄭鄤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
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周將話來于是道周復
疏辯謂臣與鄭鄤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
鄭鄤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鄤也
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鄤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
以此自砭亦以此分規非爲界臣地也上念道周起
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

脩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鄤語謂其意見偏窄之給事中馮元飇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潤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

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歷壬子解元天啟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遷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官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鰲獻以言時弊降黜鄂佑中教

自皇上之遠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遠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蝎于廣元。斬首千餘級。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啟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為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為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即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若衆

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蠭集
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米合急邀嚴
議嚴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
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當再至
耳宋聞之而懼謂嚴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
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嚴謀爲不軌
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
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
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寄拿李嚴監禁毋得

輕殺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愁乎羣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婬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等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强巖遣黨僞爲商賈廣[illegible]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illegible]

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子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疾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淩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尚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鎮

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荆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為兵部尚書總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五月鄖襄賊犯荆州焚荆州墳園十二月以戴東閔撫治鄖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睹不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鄖為

壚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歃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堡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攻堡光翰竭力扞禦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至仰天太息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當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牀下伏耳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即不然吾往以死當由畋詳君乘間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

四五賊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梃聚立即詭言若速釋梃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人境乎胡公敗由管好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撫議成于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乎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鹰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問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回回闖塌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醮于大山寺鷹扬亡者遂分屯大红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燭數十里俄真六合人民俱倚檣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為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于三吳倖全首領于刼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　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于舒城六安連戰三捷蔡奕明敗賊于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六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

維三撤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後義塡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三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鄭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合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手督家四。獲其頭目

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于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三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壁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歷壬子乙卯二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歷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

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寧日官兵剿賊于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于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郤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玄蒼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遍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來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人賊稍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

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訃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周玉安慶嗣後永生洲叅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擁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而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

廕子以千戶加二級並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兩中武舉。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畧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啟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寃。且才立釋之。不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濫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闖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舜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合圍生擒臠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宏猷勢窘被執賊嘗其技勇將留之宏猷不屈大罵至于鋸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驊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雖

險陸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遣經革戍皖界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擄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晝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燮顧應宗辭遂潘象謙李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

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尚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竄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畧謂賊尚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爵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訌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

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敝邑兵多將勇何憂賊平御史走間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餱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不之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衆大譟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

俱無戰志止將治甫橋焚所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遊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問之令後隊分兵往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尖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扳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

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雨下。盎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鐵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嘗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既斷。兵與賊距河相詈。遙望見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跋。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篝爇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援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

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過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啟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荳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既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尚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罹鋒鏑即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

服役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逃去後以失地事議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府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既無城矣復不多聚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愚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既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議罪逃死朝廷之三

尺岁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已。或未嘗實以上聞也。于忠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謂三歎。六月十八筆

六合既陷。被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宅在壯者畏之。即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述之。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腳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古侯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蒲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

欵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髯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為怪七月以下二事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倧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